

通往死刑的密室

(犯罪与侦破细节 中短篇微悬疑)

作者：CDS

注：本小说人物地点等名称均为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人物列表

袁警官/方警官 警方搭档

庞深忌/吴灵勇/陈学锤/吕海宽/刘无希 大学时代的室友

汪薇雯为吕海宽表妹

第一章 回忆

庞深忌再次望向副驾座上的塑料袋，这已经是他第四次检查塑料袋了，好像稍不留神塑料袋中的东西就会不翼而飞。塑料袋中有三件物品：一卷纸、一盒牛奶、还有一条旧丝巾。

庞深忌于五年前大学毕业，他和吴灵勇、陈学锤、吕海宽、刘无希为大学同窗四年的室友，他们五人不但专业相同，平时兴趣爱好也相似。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们大学毕业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留在这座大城市，参加工作后也常常保持联系，互相勉励以求得在大城市中生存，因此他们之间的友谊远比一般大学室友要深厚。在一次聚会中，庞深忌偶然结识了吕海宽的表妹汪薇雯，他当时深深地被汪薇雯的外貌和言行所迷住，不久后他正准备展开追求，却发现自己的铁哥们刘无希也迷上了她，庞深忌知道这点后，出于维护友情避免恶斗，善良的他隐藏了自己的情感，将汪薇雯忍让给了刘无希。然而后来刘无希不仅浪费了他这种“恩情”，还在一年后宣称玩腻了，一脚将汪薇雯踹开，去找别的女人。汪薇雯第一次面对恋爱挫折，受不了这种打击，终日郁郁寡欢，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上吊自杀了。事后刘无希也未公开做任何忏悔行为，其表哥吕海宽也未有任何举动表示遗憾，两人除了参加汪薇雯的葬礼外，就好像此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庞深忌为此深深地记恨着他们，不敢相信昔日的老友们会这样冷血。同时他也经常深深地感到自责，如果当年狠下心来与刘无希明争一番，说不定现在他已经和汪薇雯在一起了，就算没在一起，至少自己能成为她的精神寄托，她也不会轻易自杀了，可惜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如果”。

庞深忌这次准备为汪薇雯复仇而杀害刘无希，而作为对其漠不关心的表哥吕海宽也连带陷害。曾经多年的友谊，今晚将会全部斩断。

第二章 行动前的准备

庞深忌抬手看了下手表，八点半，他特意将车停在离刘无希还有几条街道的地方，因为刘无希租住的区域人多而杂，他担心车停近了被他周围人注意到成为隐患。庞深忌在日期上特意挑选了十月不冷不热的时候，这个季节夜晚穿大外套风衣显得很自然，不露脸以免被刘无希住处街道监控拍下作为证据，也不容易留下汗液等个人痕迹。时间上选周日晚去，是因为周日晚大家不太可能加班，也因第二天要上班一般不会在外面玩太晚，九点后各自在家可能性很大，因为庞深忌知道大学室友当前都是单身，警方调查起来很可能大家都无法举证不在现场，他用来陷害室友们的假证据就有了用武之地。庞深忌来刘无希住处之前没有事先

预约，因为他顾虑这些通讯记录日后成为证据被警方查到，左思右想还是选择了夜间突然造访。他等待着九点时刻，从当前停车处走到刘无希住处时大概九点半，正是他最有可能在家的时间。今天天公作美，风大人少，穿风衣遮住脸也不容易被路人起疑注意，为避免头发掉落到现场，他甚至还准备了浴帽。

终于熬到了九点整，该行动了，一旦行动则无法回头。庞深忌有所犹豫，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事，而且这么多年的友情仍在，之前大学期间大家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像电影镜头一样在头脑中快速回放着。回去吧，现在还来得及！庞深忌心中的一个声音说道。他彷徨着，低头看着袋中准备的三件物品，它们是他近几个月特意为今晚准备的假证物：维达卷纸是庞深忌深夜去吴灵勇住处，离开时借口回去路上拉肚子临时找吴灵勇要的，包装上还留有对方递过来的指纹；那盒蒙牛牛奶，还是庞深忌在五月去陈学锤家，陈学锤开箱拿给他喝的，庞深忌一直未开封，盒外面仍保留着陈学锤的指纹；那条旧丝巾，是今晚最为关键的证物，它曾经是庞深忌送给汪薇雯的礼物——红色亚麻丝巾，当汪薇雯过世后，遗物都留在表哥吕海宽家里。庞深忌某天拜访吕海宽时偷偷带走，吕海宽貌似并没在意汪薇雯的遗物，丝巾被偷后也一直未察觉。丝巾上留有本应有的庞深忌、汪薇雯、吕海宽三人指纹，庞深忌认为擦掉指纹后反而会引起怀疑，故意保留所有指纹，准备用它作案后也仍然保留所有指纹。庞深忌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他仍对送丝巾给汪薇雯的那天记忆犹新：在一个初秋时节，当庞深忌看到汪薇雯穿起了风衣时，就在盘算着买什么东西和她的风衣搭配，当他逛街偶然发现这条红色亚麻丝巾时，觉得它挺适合汪薇雯。还记得当晚他们俩漫步在河边时，庞深忌将包装好的礼物送给汪薇雯，她打开礼物后的惊喜和兴奋，当时就围在自己脖子上。汪薇雯的身影此刻仿佛又浮现在眼前，多完美的人啊！竟这么遗憾地去了另一个世界。不行！都已经准备到这地步，绝不能就这么算了，为了她我一定要报这个仇！

庞深忌噙着眼泪穿上风衣，套上浴帽，外面再戴一个宽边帽，活像平克顿侦探的打扮，也许搭配有些不协调，不过在这不祥之夜也无人会注意到。他将装有伪证的塑料袋和一双手套藏入外套口袋内，打开车门踏上街道。好，开始行动！

第三章 犯罪时的彷徨

庞深忌为了尽量避免被注意到，竖起了风衣的高领，快步通过这段到刘无希住处的路，不一会就来到他住处楼底下。他抬手再一次看了下手表，才九点二十，比预期早到了。庞深忌望了下二楼的灯光位置，对方正在家。

“咚咚咚！”庞深忌敲响了刘无希住处的大门。门内传来熟悉的声音：“哪个!？”“我！庞深忌！”几秒后门开了，屋内的灯光照到庞深忌的脸上。

屋主人疑惑：“怎么这么晚突然来我这？”

“拜访一个客户才回，顺路就想过来坐下。”

“周日还这么忙啊。这附近小偷挺多的，你车停哪了？”

庞担心他对外看发现车不在附近，便撒谎道：“我今天没有开车，坐的出租车。”

“那就好，你想喝点什么？啤酒还是咖啡？”

“嗯……咖啡吧。”

“咖啡没有罐装的了，我去冲杯速溶的。”刘无希说完转身去了厨房。

庞深忌双手插在外套荷包内，荷包中塑料袋早已解开，他的手正紧紧地攥着那条丝巾。好机会，现在就动手吗？对方正背对着自己毫无防备。要不再等下吧，起码要找机会告诉刘无希为什么要杀害他，不然就算杀了也感觉缺点什么，没有复仇的仪式感。可话说太多的人最后一般都被对方机智逃脱，影视剧不都这样的吗？现在可是机会难得，待会刘无希不会再有这么长时间背对自己。动不动手？

正当庞深忌内心还在默默纠结的时候，刘无希已经从厨房出来了，他递给庞深忌一杯热咖啡：“给，刚冲好的。”庞深忌一言不发地接过马克杯后紧握在手里，一口也没喝。刘无希望着他这副样子憨笑着说：“你来这儿不是为了坐沙发上发呆吧。出了什么事？”庞深忌没有吱声，轻轻摇了下头。对方又继续问道：“对了，我一直奇怪，你今天怎么这副打扮？还戴这种帽子，你就穿成这样去见客户？”庞深忌听后一惊，不好！刘无希开始怀疑了，不能让他知道自己是特意穿这套来的。现在动手又不是最好时机，正面上容易遭反抗，该怎么办？

庞深忌额头上开始微微冒汗，不行，为了提高成功率，得赶紧找借口缓和一下：“不是，我见客户是穿的另一套衣服，之前看天气预报晚上冷，才多带一套晚上换上。”

“那之前换下的衣服呢？没见你拿着。”

“放车上了。”

“咦？你今天不是没开车么？”

糟糕！我果然不善撒谎，庞深忌心里慌了神，额头上已经往外渗出汗珠：“我的意思是……忘在刚才的出租车上了，下车时忘拿。”

“呵呵，你拜访完客户后特意坐出租车来我住处，把衣服忘在出租车里，却一点都不着急找回，你今天可真有意思！”

庞深忌听后低耸着头，脑袋更加发懵，完了，这样下去迟早要暴露！还是赶紧动手吧！他猛地抬头，发现刘无希并没有继续盯着他发问，而是背对着他在一旁玩电脑去了。又是一个好机会！庞深忌轻步踱向刘无希背后。

这时刘无希突然头也不回地来了句：“喂！你进来后都不觉得热么？还穿那么多，你看我穿T恤都嫌热得慌！”

庞深忌听到后又是一惊，打断了准备动手的念头。算了，还是再缓一下吧：“还好，外面风大很冷，我到现在还没暖和过来。”

“是吗？你要是还觉得冷就把窗户关上。”说完，刘无希点燃一根烟，继续玩着电脑。庞深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浑身躁动不安，究竟该什么时候动手？再这样拖下去迟早会被怀疑，还是等刘无希抽完烟吧，让他抽完人生最后一支，算是仁至义尽了，也避免没抽完的烟头掉地上，地板上沾上的唾液清理不干净又成为警方搜查时的疑点。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刘无希和庞深忌谁都没再开口说话，房间里只回响着刘无希点击鼠标的声音，偶尔传来刘无希吸烟的咳嗽声。夜静寂地可怕，庞深忌依然不知道何时动手是好，再这样犹豫下去他自己都要打退堂鼓，今晚漫长得好像长达一个世纪似的。

刘无希回过头来瞅了下庞深忌又转了回去：“咖啡一口都不喝，是还觉得烫吗？”

“不是……”

“你今晚真够奇怪，到现在还戴着那顶可笑的帽子。”

“……”

刘无希又玩了会电脑，庞深忌依然没有行动，他已经在盘算着怎么打道回府。刘无希回头望了下庞深忌，看他仍然一幅奇怪样，便起身再次靠近庞，疑惑着问道：“到底出什么事了？”

庞深忌慌忙避开他的眼神：“没什么，只是太累了。”

“是吗？周日还去拜访客户，也真够拼的，你看我，想上班就工作，想休息就玩，随性自在多好。”这句话又勾起了庞深忌的回忆：就是因为你太自私太自我，才会使汪薇雯心碎自杀的！我永远都不会像你这样！庞深忌不知不觉又陷入到沉思中。刘无希的声音再次在耳边响起：“喂！你今晚也安静地过头了吧，真太累了要不就在这睡一晚？”刘无希说着蹲下来瞧着他的脸，庞深忌察觉后惊慌失措地将头扭向一边，想避开对方双眼射来的目光。这时刘无希发觉到庞深忌侧面帽沿下露出一小搓浴帽，“咦！？帽子里是什么？”刘无希疑惑地

把手伸向他的帽子。庞深忌一听糟糕！浴帽被发现可找不到任何理由搪塞，现在必须动手，已经没法回头！

第四章 伪装现场

不得不杀他了！在这一刻庞深忌没有犹豫，他迅速从兜里掏出丝巾。“你……！”没等刘无希发出惊愕的叫声，庞深忌已经绕到了他身后，将丝巾套在他脖子上，同时双手不断发力勒紧丝巾。也许这一切对刘无希来说发生得太突然，又或是庞深忌力气太大，庞深忌感到昔日的室友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有较大的抵抗，双手不一会就停止不动，好像刘无希早有预感，甘愿被他杀害似的。对此庞深忌并没有多想，终于完成了复仇！可他却没有一丝复仇后的快感，反而是落得一阵惆怅和慌乱，甚至还带有点儿悲伤，毕竟是过去的铁哥们。唉！到最后还是忘了向刘无希说明杀害他的原因。现在该怎么办？赶紧逃？不不不！还没清理现场，冷静！一定要冷静！对，先把自己来到这里的所有痕迹都清理掉。

庞深忌来这里之后首先是敲门，刘无希开关的门，门把手没有留下庞的指纹。来之后就只坐在沙发上，杀害刘之前一直没挪动过，他碰过的物品只有这个马克杯。庞深忌拿出手套戴上，先把马克杯中的咖啡全部倒掉，然后打开热水龙头冲洗掉池中的咖啡溶液痕迹，顺便清洗了一下杯子，边洗边用手套把杯上自己的指纹都擦洗掉，洗完后庞深忌还不放心，又拿厨房的洗碗布擦了一遍杯子，连清洗的水渍都擦干后，才将它放回原处。地板上没有留下鞋印吧？他仔细检查地板，还好自己鞋底比较干净，地板本身也并不是特别洁净，因此未留有明显印记。但他还是不放心的，如果现在清洁地板做太干净了也许反而会令人起疑，还是布置让刘无希的鞋印覆盖整个屋内，好扰乱覆盖掉自己的鞋印吧。庞深忌拿刘无希的鞋在屋内各处留满脚印后，接着再将刘无希伪装成上吊自杀的样子，因为之前汪薇雯死于上吊自杀，身为前男友以相同的方式自杀也合情合理。庞深忌掏出准备好的登山绳，将其挂在顶部吊扇上，打好绳套的结，再小心翼翼地抱起室友的尸体从腋下抬起他，使他脖子上的勒痕刚好在绳套里。庞深忌人高力大，举起刘无希时觉得现在的他过于瘦弱轻盈，大学时的刘无希比现在要壮实多了。完成这些后不忘在其脚下放一个踢倒的板凳，并且将刘无希的脚印留在板凳上面。再写份自杀的遗书，词语当然还是些老套的话。幸亏现在有电脑这种先进的玩意，不会暴露出笔迹问题。庞深忌打开电脑的文档，戴手套的手在键盘上仔细敲打着“我感到生活毫无希望，已厌倦了这个世界……”，最后还不忘署名刘无希和当天日期。写完后就这样放着吧，让遗书显眼些也比较自然。还有什么没做？对了！差点忘了放置几样证物，这是最关键的，不然几个月的准备都白白浪费了。卷纸放哪里好？如不拆外包装塑料袋放桌子上显得有些故意，如拆开外包装则没有了吴灵勇的指纹，还是放入柜子中吧，和其它卷纸放一起，放到最外侧容易被检查到。至于陈学锤的牛奶就放到茶几上吧，再把刘无希的杯子拿过来放一起，造成有人来拜访两人碰过面的假象，把牛奶的吸管插进去就行了。最关键的证物丝巾，放现场容易被怀疑故意留下，还是丢弃在不远不近的地方比较合适。

虽然是第一次谋杀犯罪，庞深忌对自己伪装的现场还是挺满意的，全部都妥善处理好之后，最后来制造个密室以便看起来更像是自杀。大门已锁，庞深忌再把卧室卫生间等所有窗户都从内锁上，因为刘无希住处的窗户都是平开式铝合金，便于实施这项密室诡计。全部门窗都从内锁好后，他将刘无希的桌子推到客厅窗沿下，桌上摆满了刘无希近些年来参加旅游和各类活动所得到的装饰品，在旁边的书架上有一座铁质的小老鹰雕塑，这是大学时期刘无希获得国际象棋比赛冠军的奖品，它是制造此密室的关键。庞深忌再次检查了下自己来刘无希住处的所有痕迹，没有破绽，他最后望了一眼悬吊在吊扇上已死去的刘无希。永别了！朋友，去那个世界向汪薇雯忏悔吧！他怀着矛盾的心情默默念叨着，转身打开了客厅的窗户，将预先准备的大吸铁石举到窗户外面，窗户里面则吸住铁质鹰雕塑，两者刚好夹住窗户，庞

深忌为了避免待会儿雕塑掉在地上引人怀疑，直接将整个桌子弄乱，将大部分物品扫落在地，并注意到避免在桌上留有足印，他直接用手撑住窗户下沿翻出去。庞深忌爬出来后站在窗外的水泥檐角上，轻轻地回关上窗户，然后用吸铁石控制里面的雕塑压下窗把手从内锁住窗户。干完这一切，庞深忌猛地抽回吸铁石，从二楼跳下去匆匆离开。

在回到停车处的路上，庞深忌将最后的证物丢弃在离刘无希住处约两条街的公共垃圾筒里，这才取下手套。上车后，他没有径直开回家，而是绕了一条大弯路，以防自己穿风衣的样子被刘无希住处附近的街道摄像头拍到，他将风衣也丢弃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最后在回家的路上，顺路找个地方处理掉了当晚穿的鞋。

第五章 初步搜查

第二天清晨，警局的方警官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办公室，趁大家都还没到先打扫一下办公室的卫生。方警官毕业后进警局不到三年，在办公室内是最年轻的，自然做清洁等杂活儿落到他头上。突然办公桌上的电话发出一阵叮铃铃响，这么早就有电话，希望不是什么找阿猫阿狗之类的琐碎事情。他暂停了拖地，接起桌上的电话，“你好，我是W局的方警官。”

“啊！？是吗？我们马上就过去。”他放下电话后立即掏出手机打给自己的搭档——袁警官。袁警官来局里近二十年，经验丰富，办事老辣，方警官很庆幸自己刚进局里能有这么一个搭档兼老师，跟着袁警官他能学到不少东西。同时因为方警官刚毕业几年人脉还没建立起来，在圈子里没有威信常受欺负，袁警官给了他不少帮助照顾，为此方警官尤其感激，总觉得他像自己的第二父亲似的，对他的话言听计从。两人搭档一人动脑，一人动腿，几年来也联手破获了不少稀奇古怪的案件。

“嘟……”当电话里的嘟声响第五下时，袁警官拿着手机进入办公室门，“啥事这么急，不会又是广上路发生了盗窃案吧？”

“袁叔，您来得正是时候，这次可不是什么盗窃案，是一起疑似自杀案件。”

袁警官一边眉毛往上抬：“哦？疑似？”

“嗯，据110接线员说，报案人也不清楚是否真是自杀，所以叫我们去现场鉴别。”

袁警官从抽屉里拿出警车钥匙：“地点在哪？”

“古盘街城中村，报案人叫吕海宽。”

不多时，他们两已开车到了古盘街。袁警官感叹道：“这条街挺杂乱的嘛，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小方你看这电线和蜘蛛网一样密集。”

“袁叔，那些不是电线，是网线。”方警官尴尬纠正。

“哦，反正都差不多，这块区域真该拆迁整改一下了。”

“是呀，这么脏乱差发生一两起自杀案也不稀奇。”

袁警官摇头：“也不能这么说，地方脏乱就和人外貌一样，不可以貌取人，干这行最重要的是不要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

“嗯，说得也是。您看，那里围着一群人估计就是案发地点。”

“这年头，看热闹的群众积极性越来越高。真调动起来都用不着协警了。”

“喂喂，警察，请大家让开条道！”围观的群众自觉分开出一条路让他们两进去。在现场警员的带领下他们径直上了二楼，在拉警戒线的现场门口遇到一位穿西装革履上班族模样的人士。

方警官上前开口问：“您是吕海宽？”

上班族颌首：“对，您二位是刑警吧？怎么称呼？”

方警官回应：“我姓方，这位是袁警官。”

吕海宽点头哈腰：“方警官、袁警官好！有什么可以帮上忙的尽管叫我。”方警官觉得对方过于客气，点头后进入现场，袁警官则不理睬他径直走进现场。

袁警官进入现场后望见张法医正在检验尸体，吊扇上的绳索套环还在摇摆。袁警官制止道：“喂！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破坏现场，还没确定是自杀！”

“没关系，现场照片和尺寸等我都留了记录。”老胡从厕所走出来亮了亮手中的相机说道。老胡是长期奋战在搜查现场第一人，外号“老虎”，他不但体型长得高大魁梧，而且四十多了精力仍非常旺盛，据说曾创下一天出现在五起案件现场的警界记录。他嗅觉特别灵敏，也不知道从哪得到的消息，经常比协警、刑警、法医都更早出现在犯罪现场。

“哟，‘老虎’又出笼了！”袁警官边打趣边走近张法医。“怎样？死亡原因查出来了么？”

“尸体颜面青紫、舌骨骨折初步判定是窒息致死，尸体上其它地方没见到致命伤，也没有明显服毒迹象，具体结果待解剖之后才能给出。死者颈部没有较多挣扎的伤痕，可能不是他杀，但索沟的痕迹和绳子的线条纹路有细微出入不一致，需要拿回实验室仔细对比查看。”

“被害时间呢？”

“现在死者还未解剖，无法说出具体时间，初步预估在昨晚 10 点到 12 点之间。”

“嗯，辛苦了。”袁警官仔细打量着尸体，“死者身材比较矮小，他站板凳上够得着绳套吗？”

张法医绕绕后脑勺：“这一点当时还没有注意到。老胡呢？”

老胡撇着脸回应他：“现在试下不就知道了吗？小方，过来帮忙！”方警官把凳子竖起来放置在绳套下，老胡从死者身后撑起他竖立在凳子上。

“嗯！？好像还差一点，踮起脚才勉强够上。”

“自杀得还真辛苦。”袁警官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冲着老胡喊道：“你们再没有破坏其它地方吧？”

“当然没有！你看我像刚来的新手吗？”

“这屋内虽说比较脏但收拾得还算有条理，为什么就靠窗的桌子附近那么乱？”

“我哪知道？反正我们一进屋就这个样。”

“奇怪，那桌子离上吊地点还有些距离，怎么感觉不协调？”

方警官接过话：“人都想自杀了，谁还会去注意周围是否整洁。”

“不是，自杀的人一般都有仪式心理，穿戴、周围环境布置好，并将后事都交代清楚，对了，发现遗书了吗？”

老胡应声答道：“有的，在那里！”说完他指向电脑桌上。

“哪里？没看到啊？”

“你真笨，看电脑屏幕！”

袁警官苦笑道：“现在留遗书的方式也变先进了，都不用纸写。小方你过来看看。”

方警官坐在电脑前握着鼠标将遗书念出来：“我感到生活毫无希望，已厌倦了这个世界……很短不到一页嘛。”

“小方，你怎么看？”

“用电脑写遗书，为了不留下字迹破绽也有可能是其他人留下，键盘上毫无疑问会有很多死者的指纹，有其他人指纹也并不代表此人是遗书的伪造者，如果遗书确实是故意伪造的，伪造者很可能事先准备好了手套不留痕迹。”

袁警官点点头：“不错，确实都有可能，以防万一待会把键盘带回去检验下有哪些人的指纹吧。”

“好的！”方警官折腾下电脑后觉得有些不对劲，“袁叔，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

“怎么奇怪？”

“袁叔您看，假如死者写纸质遗书，写在纸张上保存放置到显眼的位置，方便事后被人们发现。”

“嗯，然后呢？”

“用电脑书写，然后在打开的显示器上显示也是方便让人发现。然而却疏忽到关键点。”

“直接说重点，你知道我对这些一窍不通。”

“遗书文件没有保存！这里是城中村，供电不如新城区稳定，可能因房东、修路、整改等各种原因断电，如果是我要自杀写遗书的话，肯定会在写完之后保存一下，要是没保存万一断电就再也没人能看到遗书了，更何况这是一个台式机而非笔记本电脑，没有自带电源。”

“嘿！你说的很有道理，进步挺快的嘛，我怀疑这不是一起单纯的自杀案件。”袁警官迈步到窗口的桌子旁，俯身观察地上一些散乱的物件，又瞧了瞧桌子上面，“老胡，这边都检查拍摄过了吗？”

“当然，没有发现血迹之类的可疑线索。”

方警官凑上前去求教：“这些散落的装饰品有什么问题吗？”

“我刚进屋就发现这里不协调，知道为什么吗？”看到对方摇摇头，袁警官继续指引道：“整个房间仅这一小块地方比较乱，为什么呢？可能是有人在寻找什么，或是故意布置成这样掩盖什么，会是死者本人吗？死之前寻找什么东西？有可能，反正快死了也不会去想清理还原，但如果是掩盖什么的话就不会是本人了，自杀没啥好掩饰的。仅此一小块地方弄乱，如果是死者生前所为，说明他已找到了所需的東西；如果不是，则可能另有其人将这块地方弄乱。为了便于发现那件东西，所以说……”

“所以说？”

“当然是将地上的物品一一还原。”袁警官说着将地上的物品拾起来，根据桌上的灰尘痕迹仔细地进行归位。

不多久，桌子上的物品回归原位，有一件物品不属于桌上，正是那座铁质鹰雕塑，“这座雕塑应该是靠墙书架上的，那儿明显留有一圈等大的灰尘印记。”

方警官仍旧感到疑惑：“可是我还是想不通移动它的理由，被害人没有任何受到钝器击打的伤痕。”

“我也没弄明白移动它的理由。”

他们两正思索着雕塑移动的缘故，“老虎”插话进来：“对了，你们来之前我检查过窗外，有人站在窗外墙沿角的足迹。”

袁警官听了后查看窗户：“你们进来时窗户都从内锁着吗？”

“是的，我们当然没有动。”

袁警官打开窗户向外推，头伸到外面看到了墙角的足迹。“足迹很明显嘛，桌子上也像似有人爬过的痕迹。”

方警官思索道：“如果是死者操作这扇窗户，他开窗子特意让某人溜走的话，说明当时正有其他人准备从大门进来，这两人不能碰面，可是之后完全没必要锁上窗户呀！”

“你说的可能性的确有，有必要调查一下死者的异性关系，这类从窗户溜走多半是逃避另一个异性。”袁警官再次仔细地检查窗户和窗沿上的痕迹，并观察着窗外：“窗户上和外面很久没做卫生，厚厚的一层灰，很清晰地留下了人翻出去的痕迹。问题是，这个翻出去的人是谁？有可能是杀害死者的凶手吗？”

此时“老虎”又插话进来：“总不会是凶手杀害了死者，从窗户逃出去后，死者临死前过来锁上窗户吧。”

“当然不可能，要不然死者怎么吊那上面？窗外的脚印有些奇怪，一般人跳出窗外离开

的话，脚印尖是对着室外，这个却是对室内，说明站在外墙沿角的人朝向屋内，而且这扇窗户外面这么厚的灰层，有一小块地方像是近期擦过比较干净。说不定此处隐藏着一个诡计，现场并不是密室！”

第六章 疑点重重

袁警官向方警官指示：“小方，把第一发现人叫进来。”

吕海宽被带进来，一瞅见刘无希的尸体就直哆嗦。袁警官感到很可笑：“大白天的，你怕啥？”

吕海宽畏缩不前：“警官，您不明白，我老家那边习俗对进入刚死人的房间很是忌讳……”

袁警官打断对方接下来的话：“你是怎么发现死者的？”

“是这样，本来他约我今早一起去医院。到了约定时间我使劲敲门他没有应门，我打他电话也是无人接听。”

“也许他只是睡得太死了呢？”

“刘无希不会，我了解他，他属于睡觉易惊醒的神经衰弱型，他睡觉前一般会将手机调成静音模式，我在房门口打他手机时隐约听见房里传来他手机铃声，于是怀疑出事了才报警，没料到他会出这种事。”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我和他属于死党，大学时的室友，现在毕业多年后仍然常联系。”

“还有什么人是他常联系的吗？”

“据我所知有几个，都是大学室友。”

“你把他们的名字和联系方式留下。”

“好的。”吕海宽说完准备离开，他一秒钟也不愿多呆在这房间。

“等下！”袁警官叫住他，“你交代下昨晚的行踪。”

“我？难不成怀疑我杀了他吗？我只是个普通胆小的人，平时连只鸡都不敢杀……”

“别废话！只是例行公事，回答问题！”

“昨晚我在家喝酒看电视。”

“一个人？”

“嗯，一个人，不过我能说出电视节目的内容。”

“现在很多电视节目都带回看，没说来也啥意义。你先走吧。”

待吕海宽离开后，方警官私下问道：“袁叔，您认为他有嫌疑？”

“如果是假密室则意味着有人故意布置成密室，自杀没必要布置成密室，那么此事件为谋杀的可能性就很大。现场咱们都过了一遍，死者的常联系人和异性关系都是重点调查对象。”

将现场足迹等调查委托给“老虎”等人之后，两人回到警局。

袁警官将案件疑点重新梳理了一遍：“现场一张凌乱的桌子；窗外朝室内的脚印；还有你说的电脑未保存遗书；最后就等尸体解剖结果。”

方警官点头表示赞同：“不过我觉得好像还有一个疑点。”

“哦？说来听听。”

“不知道您观察到死者桌上的烟灰缸没有。”

“注意到了，烟头是满的，说明死者吸烟很厉害对吧。”

“对！就是这里有疑点，您想想，既然死者吸烟如此厉害，当晚天气又并不冷，死者还穿的T恤，这样的环境下不开窗换气显得有些不合情理。”

“你说的很有道理！现场过于封闭不自然，我越来越怀疑这是人为制造的密室，目的就是让大家以为死者是自杀。”

“既然疑点这么多，我们便按谋杀案进行调查，先从死者的朋友们入手？”

“嗯，目前来看只能这样，现场调查留给老胡他们，尸体解剖结果也没出来。小方，按第一发现者所提供的名单通知一下他们到警局来询问下。”

第七章 初步询问

当天中午，庞深忌、吴灵勇和陈学锤都来到了警局，碰见早已在那等待的吕海宽。大家互相表示了对刘无希的哀悼，不久被警察逐一叫入审讯室询问。

第一个进入的是庞深忌，简单自我介绍一番后即开始进入正题。

“你最后一次见到刘无希是什么时候？”

“不大记得了，大约一个月前吧，一起吃了个便饭。”

“哦？你和他联系不多？”

“刚毕业几年时联系多，最近我工作比较忙，和他见的少，也许吴灵勇他们和刘无希见得多吧。”

“说下你昨晚干了些什么？”

庞深忌心里一咯噔，不过早有准备的他镇定自若地答道：“我昨晚都在家啊！”

警方有些在意：“没出去？一个人？”

“对！我一个人住，不过我一直都在上网，你们可以查我的上网时间记录。”

“你对刘无希什么印象？”

“嗯……也没啥特别的，觉得他为人比较和善老实吧。”

“普通朋友？”

“准确来说，比普通朋友要稍微深一点吧，上大学那会我们是室友，毕业后还一直保持联系。”

“外面其他人呢？”

“他们也和我一样，都是刘无希的室友。大家关系都比较融洽，挺和谐的。”

“是么？刘无希有没有仇人或关系紧张的人？”

“嗯……据我了解没有。”庞深忌违心地回答道。

接着进入审讯室的是吴灵勇。

“你也是刘无希大学室友？”

“是的，我们几个都是，关系都还挺好。”

“说一下你昨晚的行动。”

“在家啊，随便看了下书电视就睡了。”

“你一个人？”

“嗯，我独居。”

“你们几个大学室友之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

“没有明显矛盾吧，大家都是从外地来到这座城市，挺不容易，互相体谅着。”

“那其他人呢？”

“也还好吧，刘无希个性偏文弱，不像会有什么仇人的样子。”

“你怎么看刘无希这个人呢？”

吴灵勇迟疑了一下，不知道对方到底在打听什么，但自己的铁哥们不在了，说他坏话总

不太好，他想了一下后慎重回答：“比较随和的一个人，讲情义重感情，很容易融入到群体。”

“其它方面呢？有没有经济债务？”

“经济债务？应该没有吧，他是个很守规矩的人，没有不良嗜好。”

“是么？你评价他各方面都还不错，就你看来他为什么会死呢？”

“我也很奇怪这点啊！他这人没那么悲观不可能自杀，他也没啥仇人，估计是哪个疯子闯入他家做了些疯举动。”

袁警官摇摇头，有些哭笑不得：“现在的人怎么无论什么可怕的事都归结为是疯子干的！顺便说一句你朋友死的现场收拾得很有条理，如果是他杀肯定不是疯子的脑袋能想得出来。”

陈学锤从没和警察打过交道，一进来就不停哆嗦，盼望着这场讯问早点结束。

方警官鼓励他：“别怕，我们又不是狮子，难不成还吃了你？”

“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总忍不住颤抖。”

袁警官喝道：“颤抖啥？你干亏心事了？”

“当然没有！只是害怕来这种地方，像电影里一样。”

袁警官懒得和他废话，直奔主题：“你把昨晚的行动交代下！”

“你们……是在怀疑我吗？”

“我们对你们每个人都要询问。”

“我昨晚一直在家，真没有出去！”

“目前还没有人怀疑你，别激动。我猜想也没有人可为你作证吧。”

“有……有人可以，我一直和女友在微信语音。”

方警官对这类时髦工具熟悉一些，反驳道：“微信语音不一定非要在家呀，手机有流量随时随地都可以语音。”

“可是我真没有出去呀！在外面语音质量多半不好，对方会听到一些杂音……”陈学锤为了证明自己清白急得都快哭出来了。

“好好，咱们换个话题。刘无希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你们怀疑是仇杀吗？不可能！他是个很好很随和的人，完全想象不出谁会去害他！”

袁警官觉得对方有些神经质，不耐烦地说：“我们只是问你看法，你不要加其它主观猜想判断。”

“我们几个大学起就是室友，一直以来关系都挺好，大家一路走来都很团结……”

这几人证词都差不多，袁警官已经听不下去了，直接打断他：“没你什么事了！你先出去吧。”

待陈学锤离开后，方警官忍不住笑出声来：“挺敏感的一个人，不是吗？”袁警官摇摇头：“废话多真啰嗦，没什么参考价值，不过根据犯罪心理学这类人倒是不大容易犯谋杀案。”

吕海宽再次面对两位警官，他搓着手尴尬开口道：“我就不用再问了吧，该说的之前都已经说了。”

方警官笑着说：“既然来都来了，咱们随便聊聊，配合下我们警方。”

吕海宽露出勉强的笑容：“那是当然！需要我说些什么呢？”

“你对死者什么印象？”

“没啥特别的，一个好朋友。”

“仅此而已？”

“对呀，的确是个好室友、好朋友。”

“其他人与他关系如何？”

吕海宽心里回忆起了些陈年往事，但他仍不露声色地回答：“都差不多，大家相处得很

和睦。”

“除你们寝室外其他人呢？有没有人与他有过矛盾？”

“嗯……好像都没有吧。”吕海宽顿了一下补充说，“据我所知没有。”

正当吕海宽已经起身准备出门的时候，老警官叫住了他：“对了，还有个问题，你们原先是约好今早几点去医院？”

“哎？大约6点半，我去他家叫他一起。”

“这么早？”

“医院人多啊！不赶早排队到8点医院上班时早满号了。”

“是你需要看病还是他看病？”

“他看病，我陪同。”

“你到他家发现没人应门就打电话给他，听到门内响起手机铃声仍无人应于是报警，没错吧？”

“对，就是这样！”

待吕海宽出去后，方警官凑上去求教：“袁叔，听证词他们之间的关系像是都还不错，会不会有什么隐情？”

“再好的关系都会有矛盾的时候，当刑警的，在没有证据证明前需要怀疑一切。走，咱们先补个餐。”

第八章 二次搜查

两人吃完中饭，袁警官照例来到休息室的躺椅上准备午休。一阵复古的手机铃响起，嘟...嘟...嘟...袁警官特讨厌有人在他休息时打扰，他不耐烦地接起电话：“喂！”然而当袁警官听了电话另一头的声音后，他立马来了精神。

“走，小方！”他将正在办公室玩手机的方警官叫了出来，“刚验尸结果出来了，我们想得没错，死者的确是被谋害的。”

“是吗？法医怎么说？”

“被害者颈部的勒痕与绳子不完全一致，有一道更深的细纹路。”

“钓鱼线？”

“不是，从死者颈部取出一丝亚麻类纤维，可能是衣物上的。勒痕是斜向上方，说明凶手应该比被害者要高大。另外死者还有一点轻微外伤，在左手上臂内侧有少许刮伤，检查是昨晚才出现的新伤口。”

“在那种部位受伤，应该与此案毫无关系吧。”

“现在还不清楚，咱们再回趟现场，找下有没有亚麻类纤维物。”

两人再次来到古盘街城中村，现场的调查人员早已离开，只剩一名驻守门口的警员。他们跨过黄色警戒线进入屋内。不一会，两人已将屋内所有衣物毛巾等查了个遍，未发现一件是亚麻材质。无奈之下，袁警官决定再从其它方向搜查一遍现场，至此现场的足迹已经相当混乱。方警官看到餐桌上的有盒插着吸管的蒙牛牛奶，他拿起来摇了摇，然后仔细四周翻看了下牛奶后叫道：“袁叔！您看这盒牛奶。”

“哦？怎么？”

“单盒牛奶放在这里很奇怪，一般家里备牛奶都是整条或整箱买的，而在现场没看到其它牛奶盒。”

“可能是最后一盒了吧，你怀疑是凶手带来的？或者被害人买单盒给凶手吗？”

“更奇怪的是这上面的日期，您看这里！”

袁警官随着他手指的地方望去，一下子就明白了，牛奶已经过保质期好些天。他分析道：“超市小卖部等一般不会卖已过期的牛奶给顾客，这一定是很早以前就买好，昨晚特意拿出来，而喝过期牛奶容易察觉出味道稍有不同，因此这盒牛奶有可能仅仅是拿出来做做样子，伪装成有人来喝它。”

“对！”方警官接过话来，“如果是保质期前买的单盒牛奶，一般购买不久后都会喝掉，不会放这么久；如果是购买后放很久才拿出来，知道过期后也会第一时间扔垃圾篓里，而不会像这样插入吸管后放着。”

“如果被害者知道牛奶过期也不会用来拿它招待客人，这盒牛奶很有可能是客人拿来的，这位客人特意拿盒过期的牛奶来，插入吸管后满满一盒没动，其中必有蹊跷！昨晚这位来客很有问题。你先把它带回去检查下指纹类，我觉得既然是对方特意拿来，应该不会留有对方指纹。”

“好的。”方警官又补充道，“我刚才还发现一个地方有些不对劲，不知道是不是疑心。”

“哦？哪里？”

“橱柜旁的卷纸。”

“卷纸？”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只是最外面有一卷纸品牌是维达的，而橱柜里其它卷纸品牌都是清风的，一般我们买卷纸不都是用得合适同一品牌一直买下去吗？”

“你说的很有道理，把那卷纸也带回去检验一下吧。小伙子，你最近进步挺大呀！我要向领导汇报给你评月优秀加分。”

方警官不好意思地绕绕后脑勺憨笑道：“先谢谢您了！袁叔。”

袁警官朝他挤挤眼：“先别谢，真评上了一定要请客吃饭。”

“当然没问题啰！”

两人再次回到警局，鉴识科的警员递过来一纸文案：“袁警官，这是古盘街城中村的现场调查报告，请您过目。”

“辛苦了，效率还真高。”袁警官简单扫了一下文案，手拍着文案对方警官说，“除了死者的鞋外，现场还残留有 42 码的鞋印。”

“回访死者的大学室友们，检查他们的鞋码吗？”

“当然，现在已经按谋杀案程序在办，还得顺便提取他们的指纹和 DNA，你去把鉴识科的小王叫来一起去，通知一下死者的室友们下班后回家等着，现在快到下班时间，我去整理他们的住址规划上访路线。”

第九章 上访调查

不久后，三名警方人员来到一处公寓门口。这栋楼都是单间，住的大多数是早出晚归的单身族，也有少数单亲带孩子的人群。他们来到三楼一住处旁敲门，一直无人应门，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吴灵勇慢悠悠地走向他们，他指着自已右手手腕上的手表说：“不好意思，路上堵车，回来比预期晚了点。”警官们看他既没诚意又没显得不好意思，也懒得和他客套，等屋主人一开门，大家鱼贯而入。

刚进屋方警官就注意到对方的鞋：“你穿多大的鞋？”

“42 码，怎么？”

“昨晚现场发现除了死者鞋印外，还有 42 码的鞋印。”

“我不是说过我昨晚在屋里看书看电视么？”

袁警官坐下来，对着吴灵勇道：“我们现在确认了死者是被谋杀。”他故意陈述客观事

实，借此观察一下对方的反应。吴灵勇却一点都不显得慌张，也没有惊讶的神色。

“到底谁杀了他？”

“目前正在调查。”

“因此找到我？”

“是的，待会麻烦你留一份指纹和 DNA 供参考。”

“我又不是嫌犯，凭什么搞这些东西！”

“你不是嫌犯的话就不必惊慌，采集信息是帮助你摆脱嫌疑。”

吴灵勇握紧着拳头有些激动，不过他想到和警方对着干也没好处，索性选择了配合。待王警官采集完吴灵勇的个人信息后，方警官问道：“你知道刘无希除了你们几个室友外，还和哪些人接触得比较多吗？”

“我哪有时间管别人的交际圈！”

“过去呢？从你们认识时开始算起。”

“从大学起只有同班同学，非同班的有个偶尔一起打球的。”

“后来呢？”

“后来？毕业后比之前住一起了解得少多了。”吴灵勇突然想起来补充道，“过去有个人，算是刘无希的恋人。”

袁警官诧异地怒斥道：“这么重要的信息，中午询问你时怎么不说！”

吴灵勇摊开手无奈回答：“因为她只算是刘无希的前女友，而且她早已死了。”

“什么？怎么死的？”

“自杀吧。”

“为什么要自杀？具体的时间和自杀方式呢？”

“这些我就知道了，你们还是去问知道的人吧，她是吕海宽的表妹汪薇雯。”

三人接着来到陈学锤的住处，袁警官回想起这位敏感神经质的人不禁皱了一下眉头，方警官轻轻敲了下门。

“谁呀？”

“警察，我们中午见过面，刚也和你通过电话。”

门吱呀开了一道缝，一条铁链还栓着。“请你们递进来警察证让我看下吧。”

门外的三人楞住了，互相望了一下后，方警官将自己的警察证伸进去亮了下。谁知对方又说：“我没见过警察证，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快开门让我们进去。”袁警官有些不耐烦。方警官仍然耐心劝道：“咱们中午见过面，你看下是不？”

一行人好说歹说总算是进了陈学锤的房间，方警官还是照例先看向鞋柜：“你穿多少码鞋？”

“不一定，大多数是 40 码，有时遇到款式特殊的要穿 41 码。”

袁警官随口问道：“你知道我们来的目的吗？”

“知道，刘无希确认是被谋杀的，你们正在追查凶手。”

三人略显惊讶，“你是怎么知道的？”

“刚吴灵勇在微信群里说的，让大家有心理准备。”

“那小子倒挺多嘴。”袁警官不禁摇头，“我就开门见山直说吧，你昨晚都在这房间里吧？”

“是的，和女友语音了好长时间。”

袁警官本来也不怎么怀疑他，于是转移话题问道：“除了你们室友几个，你还知道哪些人与刘无希很熟？”

“不清楚呢，大学毕业后都不像以前天天见面。”

“汪薇雯这个名字听过没？”陈学锤脸上略过惊讶的神色，这点没逃过袁警官的双眼。
“你认识她，对吧？”

陈学锤向来胆小，被袁警官一提到，更像是罪犯一样不吭声了。

“你对汪薇雯很熟悉吧，之前是不是和她是恋人？”袁警官故意试探他。

“没有没有，绝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是也没什么吧，恋人又不一定会是这次案件的凶手。”

“真不是……”陈学锤脸上急出了汗，吐露出了实话，“汪薇雯是刘无希的女友，与我无关。”

“一直是吗？”

“之前不是。”

“哦！？之前和你是恋人吗？”方警官也忍不住调侃这位敏感的无辜者。

“不是我！之前她和庞深忌有过一小段恋情，我听说的。”

“三角恋吗？”

“也不算。”听到事情没牵涉到自己头上，陈学锤稍微镇定了些，斟酌句道出了关系，“最开始是吕海宽带来他表妹，也就是汪薇雯介绍给我们几个室友认识，时间久了后，先是庞深忌去追汪薇雯，后来刘无希也喜欢上汪薇雯追她，本来我以为这两人要明争暗斗一番，没想到不久后庞深忌竟然主动退出，刘无希追汪薇雯顺利成功，避免了同寝室两铁哥们内斗。”

陈学锤一口气说完后，偷瞄了下三位警官，发现他们并没有怀疑自己的话，不免舒了口气。袁警官沉思后提问：“你知道汪薇雯为什么自杀，具体死亡时间和方式么？”

陈学锤看到对方相信了自己的话，显得稍微放开了些：“我也不清楚具体的时间和方式，听说是去年自杀的。”

袁警官想着再也问不出什么实质性问题，让王警官采集陈的指纹和 DNA 信息就离开了。

方警官显得有些疑虑：“不再多搜查下么？他的鞋码只小了一点，完全有可能穿大一点的 42 码鞋作案呀。”

袁警官解释道：“不必了，你还记得现场窗台外的鞋印吗？你穿大两号鞋试试，在细窄的墙边很容易滑下去的。”方警官恍然大悟地拍了拍脑袋，袁警官接着说：“我一直都没把他列作嫌疑人，和罪犯打交道多了，会发现他们身上都有共性，而这些共性在他身上完全体现不出来。”

方警官不禁凑上前讨教：“有哪些共性呢？”

袁警官轻轻微笑了下，没有正面回答：“你还年轻，靠更多地破案去摸索体会吧。当然他可能是伪装出来的，我是凭个人经验感觉他不是装出来的。”

“您不是一直说断案讲究的是证据，不是直觉吗？”方警官稍微调侃了下老搭档。

“哈哈，没错，有时也需要例外，目前还没有一个罪犯伪装逃得出我这双眼睛。走！去下个地方。”

三人来到吕海宽家时，他早已在家等候。

“三位警官吃了没？要不一起到楼下吃个便饭。”三位警官这才想起忙到现在一直没吃晚饭，的确有些饥肠辘辘，但碍于执行公务不便，还是忍住了。袁警官带头谢绝了他的好意，借口待会还要拜访庞深忌住处，不便拖太晚，问话也需要速战速决。刚进来时，方警官察觉到吕海宽也穿 42 码鞋，在王警官采集完吕海宽的指纹和 DNA 之后，袁警官只想多了解下汪薇雯。

“汪薇雯是你表妹吧？”

听到这个名字，吕海宽身体一震，低下了头默认道：“是的，不过她已经过世了。”明显表露出他很想谈起她。

“嗯，我们知道，你能说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吗？”

“具体情况是指？”

“为什么要自杀？什么时候自杀以及自杀方式。”

吕海宽皱着眉头，似乎更不愿提及她自杀的事：“她自杀已经有一年了，当时是上吊自杀的。”

“也是上吊？”袁警官对此很敏锐，会不会是凶手以同样的方式针对报复刘无希，不过刘无希已证实被勒死于另一种凶器，也不完全一样，他立马将刚才的假设否定了，继续问道：“缘由呢？”

吕海宽沉默了会，他在想要不要告诉警方实话，上次表妹出事后警方调查的确是自杀，她的自杀应该与刘无希没关系，说出来会不会影响到他自己，怎么办？他抬起头发现大家都在注视着他等着回答，算了，反正这些都会被调查到，他开口说出实话：“嗯……是因为感情问题，她一时没想开。”

“和谁的感情问题？刘无希吗？”

吕海宽惊讶于警方这么快就知道了刘无希和汪薇雯的事，于是干脆把话说开：“的确是他，刚开始时他们两在一起很好，后来刘无希抛弃了她，再过段时间她就出事了。”

“也就是说刘无希间接害死你表妹，你对他怀恨在心？”袁警官听出了其中含有的可能性，故意这么逼问他。

吕海宽吓出一身冷汗，没料到说出实话竟会产生这种效果，他立刻否认：“我绝没有恨他，仍然一直把他当铁哥们。”

方警官插话道：“你表妹在和刘无希谈恋爱之前，曾和庞深忌在一起吗？”

吕海宽显得更加惊讶，这是除了他们几个室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的秘密，警方竟然这么快就了解到，看来室友们对警方都完全吐真言，自己最好也全力配合吧。“我表妹她是自杀的，算是被逼无奈而自杀。”周围一阵沉默，等待着他继续说下去。“我是大学毕业后，在一次室友聚会上将我表妹带给大家认识的，之后室友们慢慢和她混熟，其中庞深忌和刘无希都喜欢上她。刚开始是庞深忌总和我表妹在一起，不久后我又得知刘无希也开始追求她，正当我对他们俩同时追求我表妹感到为难时，庞深忌不知为什么竟主动退出了，我也为两室友关系的缓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至此一切都还正常，这样持续了一年多。突然有一天，我表妹跑到我这来哭诉说刘无希如何冷血无情，抛弃她和别的女人好上之类的事。我以为像失恋这种事过段时间就过去了，没想到不久后却传来她的噩耗。”吕海宽说到这里有些哽咽，看来他对当时没能及时发现并挽救表妹感到悔恨。每个人内心都有脆弱的一面，有的人遇到巨大打击后便会一蹶不振，再也无法从打击中走出来。

房间内的人都陷入沉默，良久，方警官率先开口：“也就是说刘无希对不起你表妹，你自己也为没能保护好她而自责吧。”

吕海宽默默点了点头：“这件事已过去很久，希望不要再提了。”

袁警官和方警官对视了一眼，心里都明白如果吕海宽刚说的是事实的话，关心爱护表妹的吕海宽在动机上嫌疑最大，可能还有当年追过汪薇雯的庞深忌。即使现在怀疑吕海宽，在拿不出证据的情况下也白搭。想到这里，袁警官招手叫大家准备离开。

正当袁警官准备跨出大门时，突然想到什么，回头对吕海宽问道：“你说过你今早去刘无希家是准备陪他去医院，他这样对你表妹，你为什么还和他关系这么好？”

吕海宽被问得有些措手不及，脸上浮现出一丝慌乱，不过他很快便恢复镇定掩饰道：“我们算是室友中最要好的，我没有因表妹自杀而怪罪他，真要怪罪只能说我自己没能早些察觉出表妹的异样。”

袁警官听了后转身离开，他显然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吕海宽心底肯定还藏有秘密，他盘算着下次该怎样突破对方防线让他说出来。

一行人到达庞深忌家时已过晚上九点，大家又累又饿，袁警官在敲门前给同伴们鼓劲：“最后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大家打起精神来，完事后我请你们夜宵。”

还是同先前一样，方警官进屋后先查鞋码，又是一个42码的，不过从屋主身高来看并不意外。王警官依照惯例采集庞深忌的指纹和DNA，庞深忌对昨晚的行动深感自信，觉得现场肯定不会留有证据匹配得上，于是放心大胆给对方采集。接着袁警官开始直奔主题：“你认识汪薇雯吧？”

庞深忌没料到警方一开始就提到这个名字，心里咯噔一下，他仍佯装镇定：“当然知道，她是吕海宽的表妹。”

“对你来说也许不止是他表妹这么浅显的关系吧。”

庞深忌的脑袋喻地像要炸开了，才不到一天时间，警方怎么知道得这么多？一定是室友将自己和汪薇雯的事和盘托出，现在警方到底知道多少？他勇敢地回瞪发问的袁警官，想从对方的表情里看出他们究竟知道多少，可袁警官的整张脸像扑克牌一样，丝毫看不出任何想知道的东西。庞深忌放弃了，耸下头承认：“我以前是追求过她，仅此而已，后来她和刘无希在一起。”

“你后来为什么退出，不和刘无希竞争呢？”袁警官死咬住汪薇雯这条线索不放。

面对这个尖锐的问题，庞深忌低下头眼珠不停地快速游走，不知道怎样回答才能糊弄过去，他害怕说出真实情况，自己主动退出与刘无希的竞争，导致汪薇雯和刘无希在一起后被甩自杀，说出自己喜欢她就有可能对刘无希产生报复之心，被警方找出谋杀动机。如果说是和刘无希竞争失败，可能也会被认为是对刘无希怀恨在心。如果说是被汪薇雯拒绝呢？这样一来自己对刘无希的死就没有任何动机，比较安全，只是撒的谎有些对不住汪薇雯，就这样说吧！

“我向汪薇雯表白被她拒绝了，还怎么竞争！”

“不多尝试一下吗？当代年轻人多是很执着的。”

庞深忌担心在这上面言多必失，直接转移核心问题：“后来我有更好的选择，不喜欢她了，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他越说越觉得自己对不住汪薇雯，但是当前要摆脱嫌疑也只能这样转移矛盾。

“哦，说的也是。”袁警官不再发问，而是转向室内到处看看。

袁警官将目光集中在卧室门上，门钉子上挂有一条手编绳装饰品。“这条手编绳是你的？”

同时应对三名警官，每个问题庞深忌都得小心谨慎地作答，生怕说漏嘴一个字就会引火上身。他望着那条手编绳，它是庞深忌自己编织的，与汪薇雯和刘无希两人都毫无关系，于是他平静自如地回答：“当然是我的，还是我亲手做的。”

“自己做的？作为一个男的手艺还真不错。”

庞深忌不知道对方是不是有后话，只是礼貌地回了句谢谢。这时方警官急着说要发封邮件，征求他借用下电脑，庞深忌知道自己电脑上用于伪造不在场证明的证据早已删除，也没怎么多想就让给他操作。屋里短时间内再无人说话，只听见方警官敲击键盘的声音。

不知不觉过了一刻钟，庞深忌有些坐不住了，他有一种直觉，和这些人呆得越久，自己越容易露馅，具体为什么他也说不清。他装作很累的样子，故意看了看左手腕上的机械表说：“各位警官，时间不早了，明天大家都还要上班，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袁警官看这样耗着也没意义，带头起身：“不好意思，打扰你这么久了。”互相寒暄几句后，大伙离开了庞深忌住处。

第十章 嫌疑显露

不久在一家火锅摊上，三人小声地讨论今晚的收获。方警官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吴灵勇和陈学锤可以先排除，他们两人都没有动机。”

袁警官接过话：“大部分动机都是隐藏不明显的，往往到了最后才知道动机，要是每次事先都知道全部动机查案起来就容易多了。小王你怎么看？”

王警官憨笑道：“我不属于刑侦组，这方面外行，凭直觉一般是最配合警方和最不配合警方的人有嫌疑。今晚最配合警方的是吕海宽，最不配合警方的无疑是吴灵勇。”

袁警官听了他的话后哈哈直笑：“你们两个，还是太年轻，在我看来需要怀疑的仅一人。”

另两人不约而同地问：“谁？”

“最后拜访的庞深忌，我不是问他们门钉上的手编绳吗？”

“对呀，他回答说是自己编制的，有什么问题吗？”

“疑点在编绳的绳结打法上，上面的挂环用的称人结，这和谋杀现场布置上吊所用的绳结方式一样。”

“称人结比较简单用途最广，说不定只是个巧合呢。”

“的确可能仅仅是巧合。此外你们忘了被害者的勒痕吗？凶手是一个体型比较高大的人，这些嫌疑人当中数庞深忌最为高大。”袁警官停顿一下继续说道，“另外他身上还有一个疑点，现在还处于假设阶段，我暂时先不说，明早去警局证明后再告诉你们。”

方警官接着说：“我也发现了他一个疑点。”

“嗯，说来听听？”

“我发现庞深忌不怎么懂电脑，很多残留文件乱七八糟地留在桌面，可是他电脑上浏览器历史记录却都清空了，找不到昨天的上网记录。”

王警官接过话：“找不到昨天上网记录说明他无法证明昨晚在家上网吧。”

“网络宽带运营商那也可以查得到上网记录。只是他故意清除浏览器上网记录，可能有些蹊跷。”

袁警官听两位后辈说着他不懂的玩意，只得自己埋头吃菜。方警官转过头来对他说：“袁叔，您还记得今早在现场发现的遗书吗？”

“当然记得，电子版的嘛，你提到过。”

“是的，当时还没确定是谋杀，我还奇怪说遗书怎么没有保存，如果是嫌犯伪造的遗书，说明这名嫌犯不怎么懂电脑，这点上庞深忌很符合。”

“嗯。”袁警官赞许地点了下头，“现在把庞深忌列为第一嫌疑人，明天有两件事要做：第一、查清他的不在场证明；第二、弄清现场密室的手法。”

第十一章 深入调查

翌日，两搭档分开行动。方警官去找宽带运营商调查庞深忌的上网记录，袁警官则去找其他室友间接打探庞深忌的个人信息。

方警官找到当地运营负责人张经理，向他出示警证后，张经理带着方警官进入机房数据中心。张经理招呼机房内一戴眼镜的技术人员过来：“程工，这是来查案的方警官，你配合下他。”接着他转过头来对方警官说，“您把要查的人员信息和他说一下。”

方警官道过谢，询问技术人员：“需要怎么查？”

“您将姓名住址信息告诉我就行。”

“庞深忌，庞大的庞，深浅的深，忌妒的忌，地址是 XXX 路 XX 号。”

不一会，程工将所有庞深忌的上网信息都调出来展现在显示屏上。“不用所有的，把前晚七点到十二点的部分单独提取出来行吗？”

“没问题。”不一会，带有前晚时间戳的各项记录都显示出来。

“这是前晚所有的吧，能看出他干了些什么吗？”

“有些可以看，如访问网址之类，有些内容带加密的，看不了，只有访问的 IP 地址。”

方警官对计算机网络也不算特别在行，他沉思了会后问：“可否将他前晚所有的上网记录导出来一份给我？”

“当然可以。”技术员的手指又在键盘上飞快地舞动着。

不一会方警官拿着导出的数据盘出了机房，他快速翻阅着手机联系人，找一位两年没联系的老朋友，只听见方警官的话语。“喂，杨刚磊？”“对，是我，好久没联系了。想请你帮个忙。”“你还在做网络研发吧？待会我发你一段数据，你试着看能否找出规律用程序模拟出他整个上网过程。”“太感谢了！下次出来请你喝酒。哦，对了，记住一定要保密！”

袁警官回想起昨天了解到的几个人，觉得最容易套出话的人还是陈学锤，庞深忌和汪薇雯的关系信息就是来自他嘴里。虽然他对神经质的人感到厌烦，但现在正是需要获取更多情报的时候，顾不得个人感受。

当袁警官出现在陈学锤工作地时，陈学锤的模样犹如看到瘟神似的，私下小声对他抱怨：“昨晚不是才去过我家，怎么又来了？”

袁警官也知道对方没有嫌疑，影响他工作不太好，于是表示歉意道：“抱歉，现在只打扰你十分钟，之后应该再不会来找你，十分钟行吗？”

陈学锤见对方一副不答应似乎不会离开的样子，无奈叹了口气，将袁警官领到一间小会议室后关上门。

“你要问什么？”也许是工作上正忙碌着被打断比较焦急，陈学锤没有表现地像昨天那样胆怯。

“请你谈一下庞深忌，他的过去还有个性以及你对他印象最深的几件事。”

陈学锤瞪大了眼睛：“你们怀疑他？有证据了？”

袁警官皱了下眉：“案件进展无可奉告，我们都时间紧迫，你还是配合回答下我的提问。”

陈学锤回想了一下，思考着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脑袋中整理好内容后缓缓说道：“我和他是在大学里认识的，他上大学时很用功，各方面都比较勤奋好强。因为我们是室友，互相了解得比普通同学多一些，我觉得他也挺普通的没啥特别，和其他大学生一样，比较友好相处，该学时学，该玩时玩。”

“再往深处想，他有没有特别反常举动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陈学锤再次陷入了回忆中，过了一会，他抬起头，嘴唇抖动了一下，似乎不想说朋友坏话。袁警官鼓励他：“没事，我们不会将你所说的内容告知其他人，仅作为对他个人看法的参考。”

陈学锤半信半疑地看着袁警官，犹豫着究竟该不该说出来，感觉不说点什么对方肯定不会走，影响到现在手头上的工作，下定决心后，他开口道：“在大家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和别的系打球。在一次抢球中，对方的一名同学将庞深忌腿撞伤了，顿时鲜血直流。当时对方并不是故意的，跑太快刹不住，也对他道过歉，可庞深忌不依不饶，恶狠狠地瞪着对方嚷着走着瞧。大家都以为他只是爱面子赌气才说的话，不久就忘了，谁知个把月后，庞深忌腿伤好了，在校外将那名同学狠揍一顿。我们同寝室的人知道这件事后都感到非常意外，还好那名同学没啥大碍，对方也没继续对着干下去，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袁警官耐心听完，他觉得陈学锤在讲述别人时还是挺有条理，不像涉及到自身时那么神经质，对他不免挽回了几分好感：“印象深的就这一件事吗？”

陈学锤挠挠后脑勺，觉得刚才的一番话好像得罪了庞深忌似的，也该说些他好的一面，于是补充道：“还有件事，不过我不是特别清楚。”

“但说无妨，把你所知道的部分说出来就行。”

“昨晚我不是提到庞深忌追求过汪薇雯吗？那段时间他对汪薇雯可以说关怀到无微不至的地步，后来不知为什么他又突然放弃她。我个人猜想还是因为庞深忌更重视友情吧，不想为个女人破坏与铁哥们的友谊。”

袁警官想起昨晚庞深忌所说的理由“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暗自摇头接着问道：“是吗？还有其他方面的吗？”

陈学锤托着腮帮子想了一下，摇着头说：“再想不起来了。”

“好，今天先谢谢你。”

“不客气。”陈学锤苦笑道，“希望你以后别再来了。”

袁警官点点头，微笑着离开。他心里嘀咕，睚眦必报的一个人，这次会不会为了另一个人进行报复呢？

袁警官接着来到吕海宽的工作地，对方正在开会，他在会客室等了二十分钟对方才出来。虽然吕海宽还是和昨天一样的笑脸，但袁警官察觉到对方的目光中透漏出对自己的厌烦。

“不好意思耽误你工作，我来这仅打听一件事——你对庞深忌的了解和印象。”

“打听庞深忌？他怎么了？”

“没怎么，请多告诉我一些他的个人信息。”

吕海宽犹如之前陈学锤一样低头陷入思索中，不知是在想警方为什么突然要了解庞深忌，还是在想该说庞深忌哪些话好。良久，吕海宽终于开口道：“我和庞深忌从大学时开始认识，同一个寝室，一起学习，一起玩，一起生活过，总得来说他是个不错的人。”

“但是？”袁警官引导他直奔重点。

吕海宽愣了一下，明白了袁警官的意思，接着说：“没有但是，认识这么久，从我个人角度来看他是个值得交往的好人。”

“是吗？大学时期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吗？”

“完全没有！”吕海宽好像对袁警官诱导他说庞深忌坏话很反感。

“他与其他人呢？其他班级或学院的同学，一点冲突都没发生过？”

吕海宽停下来犹豫了一下，看来他也回忆起打球冲突事件，可他仍然坚持否认庞深忌与任何人有过矛盾。

袁警官换了个方向询问：“庞深忌追求汪薇雯时被拒绝，当时他有没有记恨你表妹呢？”

“被拒绝？”吕海宽瞪大了眼睛，“是他本人说的吗？”

“对呀，难道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吕海宽将实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袁警官。

第十二章 证物分析

中午，袁警官和方警官在一饭馆内碰头，两人正交流案件进展，一阵复古的手机铃声响起，只听见袁警官接起电话。“什么？找到疑似凶器了？”“哦，好！看来我没有猜错。”“明白，谢谢你啦！”

“找到凶器了？”方警官一脸惊喜地问道。

“是的，在离现场两条街的一个垃圾筒中找到。是一条亚麻丝巾。”

“您说的没猜错指什么呢？”

袁警官神秘一笑：“我暂时先不说，等其它一切都弄明白后再告诉你，这条信息是最后的王牌。现在我们去鉴识科看下证物。”

在警局鉴识科，王警官将几件证物摆放在他们两面前，一一介绍说：“维达卷纸没有开封，塑料包装纸上有吴灵勇的指纹；蒙牛牛奶新插上的吸管，满满一盒完全没动，过期一个月，上面有陈学锤的指纹；亚麻丝巾是旧的，上面有庞深忌和吕海宽的指纹，除此之外还有未知人的指纹。”

“未知的？”袁警官拿起证物袋看了看，“这丝巾是女式的吧？”

方警官戴上手套接过证物袋，将丝巾拿出来仔细看了下答道：“对，是女式丝巾，几年前的款式。”他正说着突然察觉出一丝新线索，只见他将丝巾靠近鼻子嗅了嗅后说：“丝巾上残留有很淡的香水味，是一款叫香奈儿蔚蓝男士的香水，此香水的后调味持续较久。”

“女式丝巾有男士香水味，这倒是个有趣的信息。”

“有可能是男方送女方的礼物，带香水味吧。只是香水味不可能保留数年，这肯定是近期接触到的香水。”

袁警官对此不置可否，继续道：“你先将证物都拍个照吧，晚上我们再去他们家一趟。”

方警官拍完照片后手机铃声适时响起，是老友杨刚磊，他接起电话。“喂！”“你找到规律了？太好了！”“行，就这么办！”

袁警官在一旁听完问道：“好消息？”

方警官的脸上难掩兴奋之情：“是的，袁叔还记得昨天庞深忌说的前晚一直在家上网吗？”

“嗯，今早你去机房调查不是这样吗？”

“他前晚的确是有上网记录，不过记录很奇怪，于是我拜托一个懂网络研发的朋友来摸索，他刚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你就别卖关子了，有什么奥秘直说。”

“庞深忌前晚上网有个固定规律，规律为某几个网站交叉浏览，每个网站顺着从上到下一条条点开链接，令人怀疑的是不论网页是哪方面内容也不管内容长短都统一访问间隔 30 到 60 秒，之后继续打开另一新链接。我的研发朋友说可以利用网站爬虫程序来模拟出他当晚整个上网过程。”

袁警官听到这些头都大了，完全不明白他究竟在说什么。方警官看他一脸茫然的样子进一步解释道：“这些说明庞深忌不一定非要在家里才能完成这些上网操作，完全可以用程序来完成这些操作！”

“这样呀，可你昨晚不是得出结论吗？庞深忌不大懂电脑，一个不大懂电脑的人还做出这类程序？”

“可能是他找别人弄的或购买的吧，黑市上专门有人提供相关技术也不一定。今晚再去庞深忌家时，我会把他电脑提供远程给我的研发朋友，让他来查询踪迹。”

“哎！现在科技发展真快，高科技方面警局都得请外援了。”

“袁叔，我刚在想丝巾上留有的未知指纹，未知指纹究竟是谁的？会不会还有其他嫌疑人？”

袁警官一听乐了：“你最近刚聪明些怎么又犯傻？你不是确定过丝巾是女式的吗？庞深忌、吕海宽都是男的，未知指纹自然就是女主人的。”

方警官恍然大悟，不好意思回复道：“对！我把这给忘了。这样的话未知指纹很可能是汪薇薇的吧。”

“嗯，先假设如此吧，咱们再去找他们。”

第十三章 二次上访

接近傍晚，袁警官和方警官再次出发去拜访几位案件相关人员。两人还是先来到离警局最近的吴灵勇住处，今天吴灵勇回得挺早，两人敲门时他已经在家。大门打开一条缝，露出吴灵勇半张脸：“两位又来了？”屋主人显然很不欢迎来客。

两位警官并不在意，径直进入房屋内，也不啰嗦，开门见山直说：“刘无希的案发现场发现一卷纸，卷纸上有你的指纹，你近期去过他家吗？”方警官说着将照片展示给吴灵勇。

吴灵勇瞪大眼睛不敢相信：“我近期肯定没去，他也好久没来我家，怎么会出现沾有我指纹的卷纸？”他仔细地看了下照片，指出问题点：“维达牌卷纸，我好久没用了，现在都换用洁云卷纸。”

“你以前用维达卷纸？”

“是的。”吴灵勇说着将卫生间的柜门打开，里面果然都是洁云牌卷纸。

“何时开始换卷纸品牌？”

“好几个月以前。”吴灵勇像是想起了什么，补充说道：“几个月前的一天晚上，庞深忌到我家里来，当时他说肚子痛怕回去路上拉肚子，我曾给了他一卷纸。”

“当时是维达卷纸？”

“是的，而且我还记得他当时没开封直接拿走。”

“认得这条丝巾吗？”方警官向他展示另一张照片。

“这不是汪薇雯的丝巾吗？它有什么关系？”

方警官收起照片说：“案件相关暂不透露。”他想起昨晚吴灵勇在微信室友群的通告，这人明显管不住自己的嘴，因此本可以告知的话到嘴边也咽了下去。

两人接着来到陈学锤家门口，陈学锤开门一瞅见他们就想关门回避。袁警官眼疾手快挡住了快关上的门。

“不是说好不再找我吗？怎么又来了！”

袁警官边拦住对方关门边解释道：“我们相信你是无辜的，只让你看两样东西就走！”

陈学锤半信半疑地勉强开了门：“真只看两样东西吧？”

“当然！”袁警官应声，然而心里却不这么认为——进屋后就由不得你了，不过他也不想多浪费时间在陈学锤身上，只是需要他再配合确认几件事。

方警官将照片展示给陈学锤看，介绍说：“这盒牛奶是在刘无希家发现的，上面有你的指纹……”

陈学锤一听头都炸了：“还说相信我是无辜的！一来就怀疑我想陷害我吧！”

袁警官伸出手不停往下摆，示意他不要激动坐下来。“先听我们把话说完。这盒牛奶已经过期了很久，应该不是你近期拿过的。你回忆下之前什么时候买过牛奶。”

陈学锤稍稍平静了一些，他又辨认了下照片，确认说：“我一直都买蒙牛牛奶喝，近几个月因为天热缘故没有买了。”

“你是否到别人那里拿过此包装的牛奶或是将你买的牛奶送给过谁？”

“嗯……我在外面是不喝别人家牛奶的，一直都保持这习惯。至于我买的牛奶给过谁，真记不清了，每个到我家的来客我都用它招待。”

“是吗？”方警官叹息了一下说，“你还记得庞深忌近期来过你家么？”

“当然来过，不过不算近期，几个月之前的事。当时我家还有牛奶。”

“你也给过他牛奶？”

“对呀，因为我不喝茶叶咖啡，只要还有牛奶我肯定拿出来分给每个来客，不喝牛奶的

人就只有喝白开水了。”

“他当时打开喝了没有？”

陈学锤托着腮帮子回想了一下：“嗯……太久远，记不清了。”

“没关系。”方警官接着向他展示另一张照片，“这条丝巾见过没？”

“这丝巾……可能是汪薇雯的吧，我见到她戴过一模一样的。”

“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

“更久以前，好像是大家刚认识汪薇雯不久吧。”

二人接着来到吕海宽家中，不等对方客套，方警官就把丝巾的照片出示给他看。

“认得这条丝巾吧。”

吕海宽点点头：“我表妹戴过。你们在哪找到的？”

“你知道你表妹的丝巾怎么来的吗？”

“怎么来的？总不是她买的呗！”吕海宽知道丝巾来历，故意佯装不知想避开丝巾话题。

“真的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问这个？”

“丝巾上怎么会有你的指纹？”

吕海宽一听有些发慌，不过自己的指纹在表妹丝巾上，应属正常，可以隐瞒过去。他想了想说：“也许是以前某天我到她家时摸过她的丝巾吧，太久不记得了。”

“是吗？你知道庞深忌的指纹也在上面吗？”

“什么？”今天上午袁警官去吕海宽工作单位时，吕海宽就感到案件发展对庞深忌不利，现在吕海宽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你知道实情吧？”袁警官脸上仍是一副扑克模样，“上午你已说出部分实话，现在也应该对我们说出剩下的实话。”

吕海宽沉默一阵后坦白道：“丝巾是庞深忌送给汪薇雯的，因此才会带上他的指纹。”

“汪薇雯死后，丝巾归谁所有呢？”

吕海宽对心中的猜测越发确信无疑，但为了袒护庞深忌，故意说：“不知道，我在表妹去世后就没见过她的丝巾。”

两警官再次来到最重要的嫌疑人屋里，方警官首先向庞深忌展示丝巾照片：“你应该很熟悉吧？”

庞深忌一眼认出了丝巾，知道它迟早会被警方找到，自己的指纹不用说肯定也在上面，索性说了实话：“我送给汪薇雯的丝巾，怎么啦？”

袁警官追问：“几时送的？”

庞深忌觉得此问题属于可坦诚范围内：“我刚遇到汪薇雯追她时。”

“后来呢？”

“后来？我怎么知道！好久都没见过了。”

“汪薇雯过世后丝巾没放你这里？”

“为什么放我这里？东西送出去了不就是别人的吗？”

这时方警官借口有些内急，找庞深忌借用卫生间。他进入卫生间后到处寻找着目标物，当他拉开面盆上的柜子时，眼睛突然一亮，果然猜中了！剩下的便是暗中搜查电脑。

方警官回到客厅，说有急文件资料要查阅，再次向庞深忌提出借用电脑，庞深忌看他昨晚用电脑也没发现什么，一口就答应了。方警官偷偷将电脑远程提供给杨刚磊，让他来调查庞深忌的电脑。不多久，方警官收到老朋友私下发来的消息说已经找到模拟上网程序，待会提取出来发给他邮件。方警官一看今晚收获颇丰，向搭档使眼色准备离开。

两人离开庞深忌家后。袁警官叹气说：“今晚我们只知道丝巾是庞深忌送给汪薇雯的，她过世后丝巾究竟在谁手里还是没法确定，刘无希、吕海宽、庞深忌或是其他人都有可能。”

“的确，不过它在谁手里已经不重要了。”方警官自信地说，“今晚我已经掌握了两条重要证据。”

“都与庞深忌有关吧，说来听听。”

“我刚才将庞深忌电脑远程提供给研发朋友时，他发现电脑里原先有模拟上网的程序。也就是说他那晚的不在场证明并不成立。”

“很好！另一条呢？”

方警官神秘一笑：“另一条我也保密，属于王牌证据。”

“你小子连这也学我！”袁警官笑呵呵地轻捶了下搭档的后背。

第十四章 破解最后一环

袁警官回到家中已过晚上十点，他看到自己孩子房间的灯还亮着，逐问妻子：“这么晚了他还睡？”

他妻子叹息道：“还不是为了完成任务！”

“任务？小学作业怎么变得这么繁重，到现在还做不完。”

“哪里是什么作业？是他答应别人的任务。”

“别人的任务？指什么？”

他妻子觉得丈夫有时反应真够迟钝，点拨道：“他答应同班一个女生，明天为她编出一个小十字绣。”

袁警官感到孩子的行为有些不可理喻，搔搔脑勺问：“干嘛要招来这种麻烦？”

他妻子笑话他：“这不很正常吗？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嘛！”

“异性相吸……”袁警官嘴里默默重复着，突然间他恍然大悟，叫嚷着，“我终于明白了！”他妻子被他吓了一跳，责怪他大惊小怪。袁警官双手搭在妻子肩上，感谢道：“我刚解决了一个大难题，这都要归功于你！”

他妻子乐呵呵地回应：“真感谢的话明天多带些吃的回来吧。”

袁警官佯装正经地行了一个军礼：“遵命！老婆大人！”然后赶紧给搭档打电话，两人交流了各自的王牌线索后，袁警官觉得已经找到了最后的一环，案件宣布告破。

第十五章 解谜

第二天一早袁警官打电话将吕海宽和庞深忌两人叫到警局，他自己也赶早和方警官会合，交待他待会与自已配合的话，方警官听了不时点头，听完后回应：“真妙！就按您的方法来办。”

不一会庞深忌忐忑不安地来到警局，这几天不停地和警方打交道，不知道警方究竟掌握了多少证据，因此他非常担心事情败露，显得惶恐不安。不久后他再次被警方带入审讯室，里面还是袁警官和方警官两位“老朋友”等着他。

袁警官示意庞深忌坐下后说：“我们在刘无希的指甲里发现人的表皮细胞，怀疑有可能是凶手的，请你脱下身上除内衣裤外的所有衣物，我们检查下是否有近期抓痕。”庞深忌闻言瞬间松了一口气，觉得解脱没事了，同时也觉得有些好笑，这群警察果然是饭桶！自己是从背后勒住刘无希的，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抓痕，他们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庞深忌边脱衣服边

想反正他们也不可能发现什么抓痕，待会离开时要好好嘲笑他们一番。可还没等他脱完，方警官突然迅速地拿起庞深忌刚解开放桌上的手表丢入证物袋中。

庞深忌一愣，惊恐地问：“你这是在干什么！？”

方警官摇着证物袋，冷笑道：“当然是保护证物啰，查看抓痕是为了免遭你怀疑破坏证物而想出的计策，当然刘无希的手指里根本没有什么表皮细胞，你也很清楚这一点！”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们现在算诱供吗？”

“起初我们只是怀疑，从特殊的不在场证明到称人结打结方式，都表明你很可疑。”

“可疑的人多了，称人结用途很广，又不仅仅是我一人会打这种结。”

“你说的没错，能打这种结的并不止你一人，只是你犯了两个错误留下决定性的证据！”

庞深忌一听懵了，决定性的证据？从头到脚都包好了，不会掉发不会流汗，现场什么都不会留下，连风衣和鞋都处理了。他很有自信毫无破绽，于是虚张声势地说：“你们不要冤枉人，伪造证据我可是会起诉的！”

袁警官摇摇头轻蔑道：“你到现在还不死心认罪，真够顽固，看来你是不会主动坦白了。小方你来说他犯的错吧。”

方警官接过话语：“这几天去你家调查，除了发现你特有的绳打结方式和假的不在场证明外，还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东西。”

“等下！”庞深忌打断他的话反驳说，“不在场证明怎么假了？那晚我是在家上网。”

“你的电脑里之前有程序可自动模拟出在家上网，你自己恐怕都不怎么懂电脑吧，还要我们浪费时间细说吗？”

庞深忌低头不语，沉默了好一阵子才开口道：“就算有程序模拟上网，也不能证明我不在家！”

“如果可以证明你当晚在犯罪现场呢？”

“……我根本就没去过现场！现场不是密室吗？我去过怎么离开！”庞深忌开始慌乱了，他的内心在做最后的挣扎，更想不通到底是哪犯错露馅。

“你真是冥顽不化！”方警官掏出一对磁铁示意道，“看到这个就应该懂了吧？”

庞深忌继续装糊涂：“我不明白你指什么？”

“非要我们来指证吗？”方警官鄙视地看着他把话说开，“刘无希住处靠窗桌子附近很乱，我们将现场还原，发现多出了一个铁质鹰雕塑，铁质物品加吸铁石你会想到什么？”他停顿了一下，待对方有反应后继续说道：“对的，就是利用磁铁吸它来从窗外控制反锁，窗外墙沿角还有朝内的足迹，你当时没注意到吧？”方警官说完后逼视着他。

庞深忌听完越发心慌，当时自己还真没注意到这点，他低着头完全不敢直视两位警官。他在警方眼里已完全是一副认罪模样。

“屋内的牛奶、卷纸都是你用来陷害室友们的吧？”方警官继续施压道，“牛奶早已过期，怎么会有人打开喝？卷纸的品牌也变了，不是你室友当前所用的品牌。”

事情发展对庞深忌越来越不利，他所做的布局被警方一一揭穿。

方警官开始说出关键处：“你所犯的两个错误之一，是你家卫生间里的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

庞深忌不解，仍坚持徒劳的抵抗反驳说：“这种香水很多男士都有，我是常喷，有错吗？刘无希尸体上又不会有这种香水味，因为我根本没接触他！”

方警官冷笑道：“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的丝巾吗？不用我们多说你也知道它是这次谋杀案的凶器，你怎么解释丝巾上残留的香奈儿香水味？”庞深忌一听头皮发麻，身体不住颤抖，该死！自己怎么会有朝外套内喷香水如此愚蠢的习惯，当晚穿风衣时的确习惯性地喷了点香水，一定是那时无意中喷洒到了荷包内的丝巾。还没等他来得及后悔，只听见方警官接着说道：“丝巾是汪薇雯的遗物，如果是几年前你送她丝巾的时候沾上香水味，味道早挥发完了。”

唯一的解释只有丝巾是在近期沾上你所用的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

庞深忌的脑袋上不断渗出汗水，内心不停给自己打气，别着急不要紧张，思考下对方的话有什么漏洞。对了！香奈儿香水又不是仅自己有，说不定别人也用到同款香水，于是他再次反驳说：“这款香水人人都可以买到，又不是我专有。”

“你想说又是个巧合吗？其他人包括刘无希家里都没发现此款香水。”

庞深忌内心此刻开始崩塌，但他仍不死心：“又不仅仅只有我们几个室友有嫌疑，说不定还有其他未知嫌疑人与他有仇并使用此香水呢？”

袁警官和方警官听到庞深忌的话后相视一笑，知道他话语中“也”、“有仇”等字样已等同于承认了动机，连庞深忌自己说完后也意识到这点。“我刚说过你犯下两个错误，另一个错误是致命的！”方警官说完再次摇摇证物袋。此刻袋中的手表在庞深忌看来简直像魔鬼一样可怕，他还不知道戴手表为什么会犯致命错误，早知道就把手表和风衣鞋一起处理了，该死！

袁警官没给庞深忌喘息的机会，把一张照片推到他面前，最后一步将军：“我们在刘无希左手上臂内侧发现了一些新刮伤，正如照片上你所看到的，你想对了，就是金属刮伤！我们之前还奇怪为什么会在那位置产生刮伤，后来回想起胡警官从死者身后抬起他尸体的场景，很自然地联想到戴手表的人在抬尸体时对手臂产生的刮伤。你们几人之中除了你之外只有吴灵勇戴手表，不过他是习惯戴在右手，而要抬起人伪装上吊自杀的话，从身后抬起比从身前抬起往上提要容易得多，还不易在尸体上留有自己的痕迹，所以排除了右手戴手表的吴灵勇。我想从你的机械表上找出刘无希的表皮细胞并不难，照片上也可以看出，伤口有点深却没有流血，可以判定为死后才产生的伤口。证明你案发当晚在现场的证据已经充足了，或者你可以解释下为什么刘无希死后手臂上会有你的手表刮伤？”

怎么会有我的手表刮伤！？怎么会有刮伤！？庞深忌的头脑已混乱不堪，无法再反驳狡辩，唯一的解释就是自己亲手杀了刘无希，他害死了我所爱的人！他罪有应得！想到这里庞深忌彻底松了口气，反正也已经替汪薇雯报了仇，再也不用苦心隐瞒真相了。

至此庞深忌对罪行供认不讳，他本以为的密室加不在场证明双重保险，才不到三天就被警方一一识破。庞深忌承认了将卷纸、牛奶、丝巾栽赃陷害室友的行为，并且也坦白了模拟上网程序是找一个黑客购买的，已无法追查到对方来源。

第十六章 真相

庞深忌坦白完罪行，警卫给庞深忌戴上手铐，押解他出来。吕海宽早已在审讯室门口候着，见他出来后立刻起身上前，向庞深忌吐露了其未知的真相。原来汪薇雯向吕海宽哭诉刘无希抛弃她时，他当时非常恼怒，立刻去找了刘无希，然而当吕海宽知道刘无希这么做背后的缘由后，不免认同他的做法。真相是刘无希心底里从没抛弃汪薇雯，他在此前被确诊为癌症，担心自己拖累了汪薇雯，之所以装作抛弃她去找其他女人，完全是演戏给汪薇雯看，故意找个女人扮演新女友好让汪薇雯对自己死心，只是他也没料到她最后会想不开自杀。

庞深忌觉得吕海宽的话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一样无法相信，叫嚷道：“刘无希怎么可能这么好心，还替汪薇雯着想！你休想编些谎言来骗我！”

吕海宽见状将手中的资料递给庞深忌：“知道你会不信，看看这些吧，癌症病历和治疗药物，上面都有诊断时间。”庞深忌颤抖的手翻阅着病历，他的确是在汪薇雯自杀前诊断出癌症，难怪我那晚杀他时没遭到多大反抗，也许他根本就无力反抗，怎么不早告诉我这一切！我知道这些后就不会去杀害他了。庞深忌脑中大乱，他仍旧不敢相信刘无希一直爱着汪薇雯的事实，不过这时他已产生少许悔意。

吕海宽继续说道：“刘无希之前也流泪忏悔过，还有一封他因不知道何时会死亡而提前

准备的遗书，当时我表妹还没去世，遗书中包含了对她的美好祝福和对你当时退出竞争的感激。因为刘无希担心知道他秘密的人多了会传到我表妹耳中，所以只告诉了我一人，还特意嘱咐我对所有人保密，尤其是对我表妹。”说完他将一封微微发黄的信纸递了过去。庞深忌已无力接下遗书，“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双手抱着头不住地颤抖。吕海宽表示他自己也对表妹有愧疚感，并后悔自己当时应该早些告诉汪薇雯实情。吕海宽也知道庞深忌在他家偷走丝巾的事，还以为他仅仅是出于太想恋汪薇雯而偷走丝巾，于是装作没注意，直到刘无希被丝巾勒死后才察觉出缘由。

“刘无希本来在诊断出癌症后就失去希望，只祝愿我表妹能找个更好的人，当他得知她自杀后，更是没有活下去的念头，也许当你勒死刘无希的时候，他心理上更感觉是一种解脱吧，偿还了良心债。”吕海宽最后感叹道，“早知道会如此，当初真应该告诉你和表妹实情，那样至少可以挽救两条迷失的灵魂。”

庞深忌此刻已经泣不成声，他唯一的请求是要回象征着汪薇雯的丝巾，将它收藏陪伴自己到死。

后记：

此文虚构点：一般指纹在丝巾类物品只能保存数天至数周，实际中无法像文章中提到的保存超过一年。

